

# Madeleine 写下遗愿清单之后

文 / 编辑：王丹 图：张睿 部分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 于尔娃·林德伯格 《我的工作室是我的洞穴，或者是实践观念》2016

从《人类简史》的角度来说，艺术家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仿佛独立于人类生物层面，却又与社会息息相关。艺术家的使命是以一个虚构的角色守护一个虚构的国度，其中便自然产生事件规则，而艺术家需要去创造不同的规则，让艺术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让艺术生态变得更丰富。

——昆明 TCG 诺地卡文化中心艺术总监、艺术家罗菲

## 夜长，艺术梦多

秋分之时，渐渐白少夜长，艺术梦绵延不休，昆明 TCG 诺地卡文化中心正在举办一场主题为“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的中国——瑞典当代艺术交流展（昆明站）。中国艺术家罗菲联合瑞典艺术家 Madeleine 策划了这次艺术展览。

2016年8月，该项目已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Studio44 画廊启动。如今，这项艺术在昆明延续。“每位艺术家的独立创作都基于个人底线与立场，也是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是一个关于艺术家的使命、责任和社会姿态的展览，这些定位有时是被动的，有时则是自我设定的。”罗菲介绍，项目的运行在于中国和瑞典的艺术家们渴望通过探索和讨论不同条件下的艺术家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八位艺术家分别带来了不同形式的艺术文化进行交流。

9月9日，开幕式那天，Madeleine 站在展厅中央，将自己的耳朵、眼睛都蒙住，分别面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感知周围的能量，并将这种能量

转化为声音释放出来。展厅的一侧，Madeleine 的纸本碳粉《网系列》作品集正在展出，此次展览中的绘画是“宇宙之轴”系列的一部分。

Madeleine 不断尝试把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毕生感兴趣的心理学以及灵学整合到艺术作品中，借用诸如催眠术和冥想等方法来超越逻辑思维和日常生活，进入另一种状态，潜意识地用炭笔在纸本上描绘，每幅画即是一种表述行为的冥想。“我研究心理学、灵学近40年，在创作时要排除一切客观因素。我的画就是我冥想的结果。”罗菲认为她的作品即是她与自己梦境的对话。

在现场表演的还有瑞典艺术家 Jannike Brantas。她身穿黄色袍子，头戴黄色帽子，双脚踩在两把刷子上，手上端着一碗墨水，两位助手将一幅空白长卷竖举在空中。她以嘴拾笔努力画一根直线，富余的墨水从直线上垂直落下，流下一道道墨痕。这一行为艺术被称为《地震仪》。

Jannike 的艺术实践包括不同形式的表达，目前主要集中于行为和各种形式的装置。她的作品关注生命领域的探讨，装置作品主要通过简单和可重复利用的材料来制作，主题与语言、空间、运动、结构等相关。“我寻求发现诗意的领域，因为它们表达了人类的核心经验。”这次，

Jannike 展出的作品《仍然活着》由一张桌子、一块黑布以及几块小镜子组成，其中，桌子代表艺术家，桌子下面铺在地上的黑布代表着艺术家周遭的环境，而黑布上面散落的镜子则象征着对艺术家周围环境的反映。

另一位从瑞典来的年轻艺术家 Rikard，在交流展开始前两周便来到

昆明，准备他的参展作品——一幅由 200 张中国纸币复制品组成的画。纸币中间的背景图案是昆明湖，纸币上的头像则是 Rikard 本人，纸币颜色采用云南普洱茶的色调，每张纸币复制品印有不同时代纸币的印章。这是 Rikard 对云南本土素材的艺术阐释。



| 13 展览开幕式上 Jannike 的行为表演



| 杰妮卡·布朗塔斯《静物版本》



| 瑞卡德·法利伍《油和吸树》

## 艺术无语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展览包括了一件集体录像作品以及艺术家个人的录像、装置、拼贴、摄影、绘画以及行为艺术文献等作品。这次参展的瑞典艺术家有 Jannike Brantas、Madeleine Aleman、Ylva Landoff Lindberg 三名女艺术家及 Rikard Fahraeus 一名男艺术家；而参展的中国艺术家有罗菲、薛涛、资佰三名

男艺术家及雷燕一名女艺术家。另外，艺术家的年龄分层亦呈现出规律，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年龄跨越了半个世纪。罗菲说，这样的组成模式并不是刻意的，“这一次，我们希望探讨一些更具社会气息的话题，因此在艺术家的挑选上会偏向于一些在作品表达里有社会意识的。呈现这样的组合，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巧

合。”

事实上，这个项目早在 2008 年就已经埋下伏笔。两名策展人罗菲与 Madeleine 相识于昆明。“当时我走到了人生低谷，内心很无助，于是写了一个遗愿清单。里面有两条，一条是去一个没去过的国家，另一条是下辈子只做艺术。根据这两条清单，我在网络上搜索到了一张元阳梯田的



| 资佰《绑》摄影作品

照片，被美艳的景色震惊了。那时，我知道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云南。”

Madeleine 顺着图片提供者的信息找到了昆明 TCG 诺地卡文化交流中心，并联系上了罗菲，顺利地来到云南。这一待就待了四个月，在昆明 Madelein 学会了放慢生活的节奏、享受身边的事物。“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光，回去瑞典后，我决定还要来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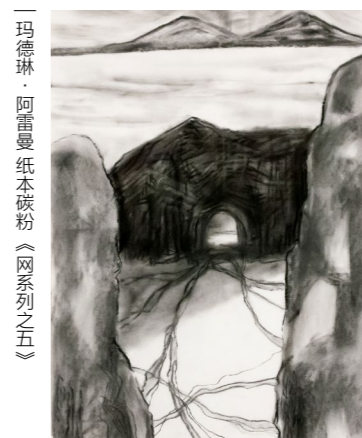
2010 年，罗菲与 Madeleine 不断交流，最终决定要做一件中国和瑞典艺术家都能够参与的事情，但这件事却毫无头绪。2012 年，Madeleine 加入斯德哥尔摩 Studio44，成为其中一名主要的组织者，“这样两边都有了平台和团体，便由她挑选瑞典的艺术家，我挑选中国的艺术家，共同策划一场艺术展览。”罗菲回忆道。

语言障碍使得两国艺术家的书面交流十分稀缺，在这个项目中参与者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是图像。最初，两国艺术家通过在微信群里发送短视频来交流，这对中国和瑞典艺术家来说都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我们定了一个规则，三个月作为一个周期，群里的 8 名艺术家每天轮流发一条短视频，无论是生活场景还是工作或是奇思异想。”罗菲介绍，通过半年两轮，这样的方式交流使彼此认识互相学习，“我们交流的目的

不在于找寻答案，而是进行交流、产生共鸣，把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在特定的框架中，自由发挥、拓展。”

艺术的沟通无国界，没有语言的视频被合并成了一件集体作品在画廊展出。画面中，艺术家薛涛从嘴巴里吐出报纸；一个 Madeleine 的一份生活场景；以及一段自说自话的呓语……在屏

幕上滚动播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候视频是很片段的，但是有的视频是有叙事在里面的。”罗菲说，艺术家们希望找到生活场景当中的相似性，“比如，有艺术家拍了旋转的画面，其他的艺术家也会有意去寻找旋转的镜头，也许呈现的态度和状态不一样，但都是用艺术形态阐释同一类物体。”



— 玛德琳·阿雷曼 纸本碳粉《网系列之五》



— 玛德琳·阿雷曼 纸本碳粉《网系列之六》



— 玛德琳·阿雷曼 纸本碳粉《网系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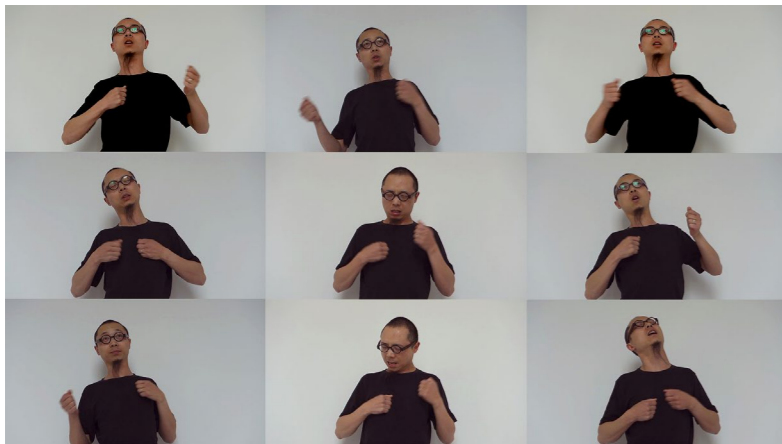


艺术为人民

| 罗菲《艺术为人民》计划, 2017



| 罗菲行为《我是一个难民吗》  
瑞典斯德哥尔摩 2016



| 罗菲行为《锤击》, 2015

## 现代艺术家的社会角色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这是一个很社会化的题目，所谓社会化就是需要探讨艺术家怎么样和社会发生关系。”罗菲所说的社会属性，在艺术家及展览作品上彰显淋漓。

薛涛坚持用报纸作为创作材料长达16年的时间，他的作品铺陈在展览馆里，静静定义他的态度：“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十多年来，那些形式、空间、造型等都是假的，其实我对报纸动手了，这才是真的。”雷燕的作品《冰冻红色》《冰冻青春》，就是从个体心灵出发，以个人话题转化为一个公共的话题。“当代艺术创作总是要与心灵、社会、文化发生关系，总是要与时代思想、历史息息相关。”

展览厅内一组吸引人眼球的云南傣族摄影照片，是由出生于西双版纳的艺术家资佰所拍，照片细致拍摄了傣族男人的纹身，同时在画面主角的身上裹上了报纸，表示一些正在逝去的文化。“资佰的作品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有民族背景的人，同时又有在全球化的城市里生活的经验，现在，他回到了家乡，去平衡这样的经验，所拍摄的作品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策展人罗菲说，文化在各个地方的落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艺术行业与其他不一样，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今天，无论是达芬奇年代，还是梵高年代、毕加索年代，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家都要去到艺术中心，因为那个地方才能成就艺术家，

至少在某个层面上可以让艺术家的才华得到施展，如果不在中心也不是说没有价值，就是比较边缘，这是行业的特点。”

中国——瑞典当代艺术交流展的落点在昆明，是罗菲斟酌后作出的选择。“艺术家毕竟还有绝大部分不在世界艺术的中心，这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大部分都有在欧洲开展的经验，我们游走在艺术中心，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回归到出生的地方，把国际交流、视野或想法，不断地带回来再带出去，这样对一个地方来说就会变得更有活力。”

艺术家的角色自在其中。“如果从《人类简史》的角度来讲，艺术家就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仿佛独立于人类生物层面，艺术家这群人是另外一群人，这种虚构的成分是很大的，本身就有很多想象在里面，而且带有很多幻象。”罗菲说，“艺术家的成功或是努力，是需要绝对真实的，比如说市场的成功、知名度、作品的影响力等，但是这些东西是没有标准的，特别是在西方，它不由市场推动，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神话、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一种东西在推动它。”

“艺术行业和艺术家角色都是虚构的，这说明人的追求有另外一个层面，不是基于生物和物质，而是基于人的理想。人对幸福感、释放压力等精神层面的追求，尤其在现代文明社会表达的自由，都成为艺术的理由。”罗菲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艺术家的角色就是守护艺术这件事情，是一个虚构的角色在守护着一个虚构的国度。“最终我们要讨论人的角色与规则，不局限于某一个职业或仅是艺术家。”

## 规则是边界也是框架

“有人就会有规则、办法和边界，艺术家区别于哲学家等身份的一大特点是需要动手，要将想法变成一个实物，这是角色也是规则。”罗菲说，艺术领域最有趣的一点是艺术从一开始就教人要破坏规则，破坏得越厉害，所谓的艺术价值就越高，但不是要做一个破坏王，而是要破坏一些规则后再重建一些规则，这也正是中国——瑞典当代艺术交流展讨论的话题。

“这次，我们定下了另一种规则，由艺术家自己和自己对话，让中国和瑞典进行对话，建立一种临时规则，有了游戏的规则，游戏才会好玩。这个规则既是一个边界也是一个框架，让这件事情能够成立。”参展的艺术家希望让社会看到，艺术家不一定要依赖强大的资本、博物馆或是商业集团，他们有民间自发的活动能力，像昆虫一样。“他可能就是一块青苔，不是一棵大树，但是他长期在那里被滋养，形成自己的一个局面，这个是可以被生态接受的，而且有利于其他的生态。”

罗菲的参展作品与瑞典息息相关，他想要探讨艺术家与全球政治的关系。在斯德哥尔摩的展览现场，罗菲赤手抓住一只轮胎，用身体匍匐前进在地上旋转，撕裂感从中散发，震撼了在场的很多人。“我想要表现逃到瑞典的难民，这是一种难以取舍的选择，瑞典是否该接收这些难民，是值得很多人思考的问题。”

展厅一侧的几幅作品是Rikard的水彩自画像，画里他赤裸着上身朝自己的双手吐唾沫。“有时抗议也是

为了表达一种潜在的需求，其结果就像是在对某人吐唾沫。艺术是一种持续的工作，需要吐点唾沫在手上，挽起袖子来斗争，绝不言弃。水彩画是我的主要工作方式，我在年幼时就学会了，但我从未展出过，因为它被看作是次等级的艺术，甚至被人唾弃。我现在为这些公开展示的一组水彩画感到恐惧。但我最终仍坚持这样做，因为水中也充满着潜在的危险。这是一次冒险。”

“艺术家的角色与规则”中国——瑞典当代艺术交流展持续至10月8日，于每周一至周六11:00—21:00开展。“艺术界需要更丰富的规则，大家需要去创造不同的规则，让生态变得丰富。在这个展览里，很重要的规则就是自发的，是一种自下而上，不是设计好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在艺术界里很重要的品质。”罗菲说。



| 于尔娃·林德伯格  
《越南精神的灌输》2009



| 于尔娃·林德伯格  
《美术大师和其他东西》2017



| 雷燕《小灵魂》2014